

◇刘鹏凯专栏·西北以北

◇书心书影

◇人间小景

水过凤凰

薄暮时分,我们一行四人活蹦乱跳地到了凤凰,一下车,就感觉到空气中顿时多了四个人的呼吸。

凤凰是位于湘西边上一个小得没法再小的古城,虽然小,却是无穷大,之所以大,是因为这里有丰厚的本土文化底蕴。所以说,一个地方和一个国家不论物质上有多富裕,文化的内涵却非同小可。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。凤凰就有一种让我在想象中无法体会到的韵味,那种韵味从一开始就弥漫了我的整个身心。

温柔的夜色中,几盏灯火流动在沅江的水底,摇荡出一种无法言说的离愁,抑或一种彻骨的孤独。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情愫,都能在空气中随时感受到。空气中除了我们的呼吸以外,植物的气息和大地的馥臭像风一样四处游动,这是土地所给予我们的宽厚的恩赐。

在影影绰绰的昏暗里,我们找到了沅江边上的一家小旅店,开店的好像是一家人,掌柜的该是这家的男主人吧,为我们安排好住宿,就哼着小调从三楼晃晃悠悠地下去了。凤凰的夜很静寂,有一种悄无声息的空旷感慢慢从四周扩张开来,直至占据人的大脑,使思维渐渐混乱、麻木和停顿。在大片黏稠的夜色中,头轻轻一歪,便能够枕着哗哗的流水声瞬间进入梦乡,那个梦随着潺潺不断的水流飘得好远。

第二天一大早,木质楼所传递的声音将我吵醒,顺着惺忪的目光望去,一束阳光贴着窗帘的缝隙坚强地照射进来,灿烂得如同一朵绚丽的花。我恍恍惚惚翻身下床,站在窗前,外面的景象立即让我有些惊讶。透明的沅江水拖着一缕一缕的水草从凤凰古城流过,水边的吊脚楼依次而建,清澈的水流在不远处的白塔下轻柔地拐了一个弯,就不见了。古城的街上好像有许多行人,他们不紧不慢地从虹桥里钻进去钻出。远远望去,像一群匆忙的蚂蚁。大约过了半个小时,我们四人也情不自禁地加入了这个热闹非凡的行列。

虹桥不是露天的,呈半封闭状态,前后各有一个进出口,桥上有许多店铺,经营的多是一些土特产和自制的首饰品,令人奇怪的是,在不到十米的虹桥上,居然有两家书店,一眼望去,发现摆放的书大部分都是两个凤凰人写的,这两个凤凰人一个是沈从文,一个是黄永玉。从店主脸上的神情可以看出,书店的生意还不错。心下暗想:凤凰城出了这么两个名人,足够他们永远自豪下去。就在我转身的一刹那,看见对面店铺的柜台前,坐着一位织毛线活的女孩儿,温柔的样子让我突然间想起翠翠来,她是翠翠吗?在以后的几天里,我几乎天天可以遇见她,她也偶尔冲我莞尔一笑。当然还遇见其他人,包括那个以摇橹为生嘴上时常叼着烟卷的船夫,他还给我们唱了一些发聩的湘西小调,声音低沉而悠远。然后有些神秘地问我们:“明天坐我的船去游沅江吧?”口气里包含着他的船是这条江上最好的情愫。

这个时候,阳光很温暖,小巷里有人走进走出,时而传出一句软软的叫卖声;棉花糖的甜味儿仿佛是从街的另一端飘过来,直扑心间;各种山货体现着劳动的意义,它们是红薯、板栗以及挂着露珠儿的青萝卜;桥头那位卖剪纸的老奶奶缝着双眼打着瞌睡,手中的雄鸡剪纸似乎在引吭高歌;一位拉板车的汉子光着膀子,使劲地将他的亲爱的板车拉到了三级台阶上,然后用粗布衣褂擦去脸上的汗水;沅江上船夫的一声酣畅淋漓的吆喝,就将船儿箭一样地从上游划到了下游;远处的呼唤,在白云山水间此起彼伏……

在凤凰的四天里,我们几乎天天过着这样悠闲又透明的生活。我们在街上随时可以出发和歇息,渴了就喝,饿了就吃,我们自由自在地四处走动,胡乱地东张西望,直到有一天再次光顾那家饭馆时,老板的小女儿老远就指着我们对她爸爸说:“瞧,那四个人又来了。”我们才忽然惊醒:凤凰太美了,让我们竟浑然不知时间流逝得如此飞快。

凤凰的每时每刻,始终保持着一种宁静一种诗意,这是来自大地深处的抚慰,无数个灵魂在这里得到了洗礼,人们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,扪心自问:我们要到哪里去?

从凤凰回来的路上,我想:该好好想想如何度过自己的后半生了。在这个沉静的氛围里,火车呼啸着和黑夜擦肩而过,冲向远方。



刘鹏凯,安徽人,1968年生。著有中短篇小说集《白太阳》、散文集《心灵的边缘》《左边狐狸右边葡萄》、诗集《愤怒的蝴蝶》等。作品散见于《天津文学》《安徽文学》《山西文学》《香港文艺》《青年作家》《散文选刊》《星星》《诗歌月刊》《诗刊》等文学期刊。

寻根皖水畔,归来山心间

——读徐迅《山心水目》有感

杨 阳

天柱山、皖河、雪湖藕,这些早已融进我日常的风物,原以为闭着眼都能描摹出来,可在徐迅老师的笔下,却生出从前我未曾读懂的深沉与温情。这不只是一位游子写给故土的笔墨,更借着他的眼睛,让长于此地的我,完成了一场与家乡相逢的精神归乡。

这本书看似是一方土地的地理记述,细读才知,它更是潜山人的精神家书。“山心水目”这四个字,绝非文人笔下的虚浮辞藻,而是潜山大地刻在骨血里的模样。千万年静静伫立的天柱山,是粗犷厚重的“山心”,恰似一代代潜山百姓,在烟火泥土里讨生活,任凭日晒劳苦,也不肯向命运低头的倔强风骨;缓缓淌过村村户户的皖河,是温润澄澈的“水目”,静静见证一辈辈潜山儿女出生、成长、远行,又像宽厚的母亲,默默接住所有人奔波归来后的疲惫与委屈。山因这份坚守而立,水因这份温柔而活,一方水土,便有了鲜活滚烫的灵魂。

全书最叫人动容的,莫过于守山人乌以风。他本是北大高材生,师从国学大家马一浮,本可以拥有安稳优渥的人生,却将一腔心血尽数托付天柱山。风雨动荡的岁月里,他受尽磨难,耗费心力写就的《天柱山志》手稿,竟被付之一炬。读文字时,我仿佛看见破败简陋的草棚之中,昏黄摇曳的煤油灯下,身形枯瘦的他蜷坐一隅,指尖一遍遍摩挲劫后残存的零星稿页。当翻出仅存的一页底稿,满头白发的老人没有怨愤,只是泪流满面,反复念着:“好啊!好啊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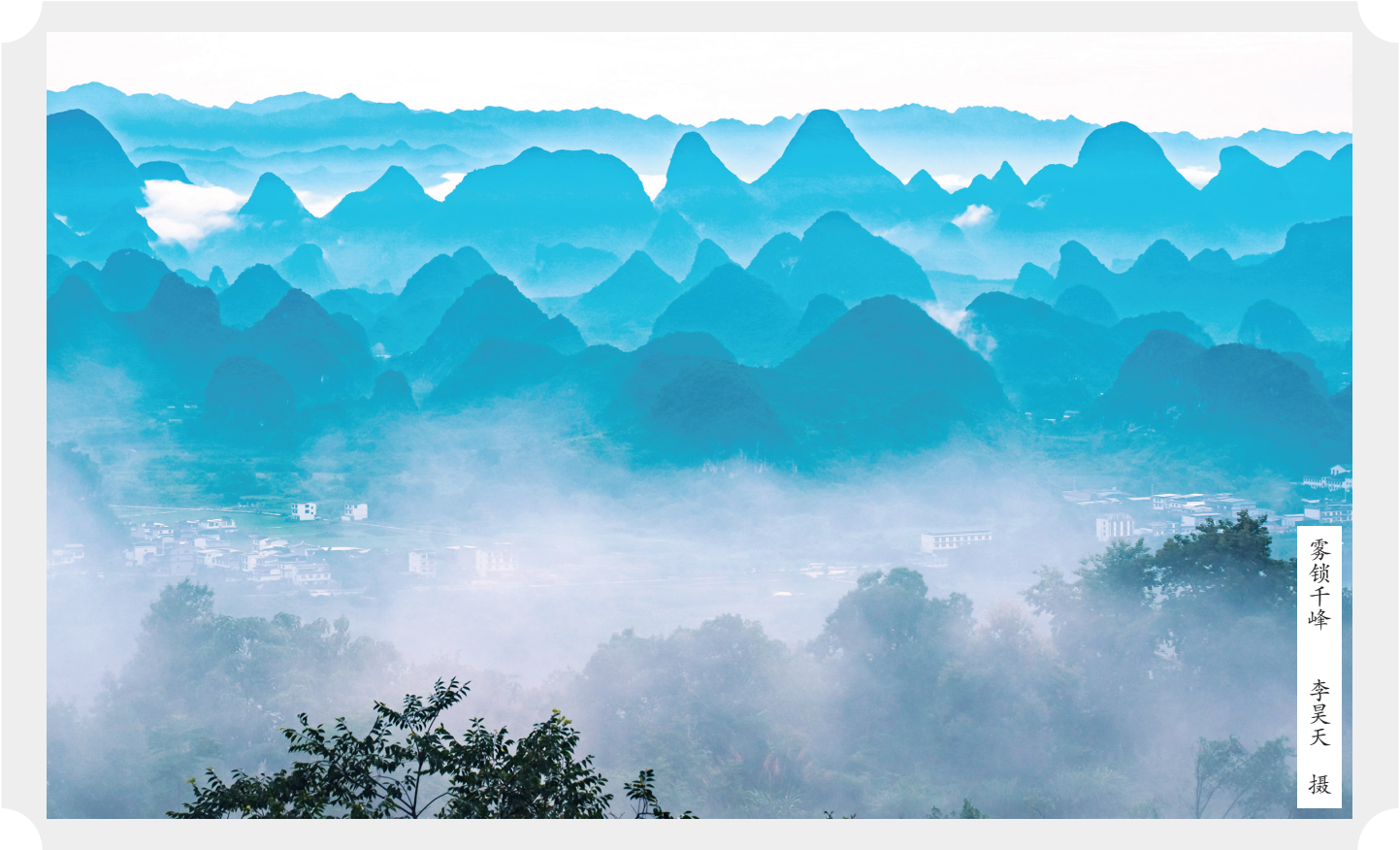
合上书,心想:换作是我,恐怕早就被逼得崩溃了。可他后来却轻描淡写地跟人说:“我不怕蛇咬我,我是怕咬坏了我那部《天柱

山志》。”他这句大白话,比任何长篇大论的呐喊都让人心里揪得慌。他不怕肉身的苦难,真正害怕的,是天柱山千年的记忆,就此无人记录、就此消散。于此,我真切读懂了潜山人的“山心”:纵使被命运百般磋磨,也要拼尽全力守住故土文脉的执拗与赤诚。

书中亦记着一身青布长衫的张恨水。透过徐迅老师的文字,我看见他为一家人生计奔波的沉重,也看见世事纷扰、旁人非议之下,他心底不变的坚守:“卖文卖得头将白,未用人间造孽钱。”字字句句,尽是潜山文人一身坦荡、不肯折腰的铮铮风骨。一座名山,一江流水,滋养出这般厚重绵长的人文底色。身为潜山儿女,读到此处,心中百感交集,满是骄傲,也生出几分唏嘘。

打动我的,还有字里行间漫漫出来的乡野烟火。在徐迅老师的笔下,黄梅戏不只是台上演的,更是母亲干农活时随意哼出的调子;雪湖的藕也不只是盘里的菜,他写那藕掰开,是“九孔十三丝”,咬下去水汪汪的脆生,夏天吃一口暑气全消。还有灶膛里烤得焦香滚烫、攥在手里来回倒腾拍打的红薯,外婆田地里带着山野气息的莲花菱……这些再寻常不过的细碎日常,被文字赋予了直抵心底的暖意。我从小也跟着外婆挖过莲菱,尝过那种独特的辛香。那种味道藏在山野的泥土里,是菜市上买不到的,也是老家才有的清气。看着外婆弯腰翻土的样子,她好像一辈子都待在田垄上,这种味道也替她记了几十年,从来不曾变过。

书里徐迅老师写道:“当年我们拼命地离开家乡,原来就是为了回到故乡。”这是漂泊游子刻骨铭心的感悟。于我而言,我从未



◇小说世情

银凤凰

孟宪歧

在青山镇一带,说起小银匠,很多人都伸大拇指。

小银匠20多岁,细皮嫩肉,浓眉大眼,俊气。每日,小银匠一根扁担颤悠悠,走在乡间小路上。

挑子里一头是铁砧子、锤子、银销等用品,一头是风箱和火炭等物事。

小银匠只做细活,不做粗活。

所说的细活,就是女人头饰、镂花银的手镯,还有小孩的银锁等精美物件。

那时,穷人家没做银器活的。活命还难呢,哪来的闲钱?

小银匠出入的都是大户人家。

家里有钱,女人就好显摆,满头金晃晃的金首饰,满头银晃晃的银首饰。

山村里有钱人家的女人,最常戴的是银首饰。

所以,小银匠受欢迎,尤其是受女人欢迎。

小银匠见到的女人都是娇生贵养的太太小姐,见到的男人不是老爷就是少爷。

说小银匠见过世面一点儿也不假。

不过,有人私下里议论,说这个小银匠是颗灾星,他到谁家干活,谁家准遭殃。还说东山峪的老唐家,唐老爷五十得子,大喜,拿出二两银子,请小银匠给做个小银锁。小银匠可是真有手艺啊!那银锁做出来,玲珑剔透,花纹巧妙,令唐太太爱不释手。

做完了小银锁,唐太太又让小银匠给做了几件稀罕物,镂空的银手镯,精美的银耳环,还有一面篆刻图案的大银镜子。

可是,没过多久,老唐家就被大雾山的匪首靳大头“砸了兵火”。

砸兵火就是遭土匪抢劫。

还有人说,西山坳的大户张办成家,不久前也被砸了兵火。

据说,小银匠也给人家做过银器活。

不过,这都是百姓乱猜的。猜归猜,有钱人才不管小银匠是不是灾星呢,他们想要的是小银匠的手艺。

小银匠的生意没有因为百姓猜出冷淡。这不,一大早,小银匠就来到了青山镇。

青山镇首富袁尚春新娶了太太名琴。名琴慕小银匠大名,要做银首饰。

小银匠一见名琴,那魂儿就丢了。

小银匠的魂是让名琴的美给弄丢的。

名琴真是好看。名琴是小银匠见过的最好看的女人。见了名琴,小银匠突然就有了自己的想法。

小银匠问:“太太,您想要啥样的首饰?”

名琴答:“啥样?好看,就给我做啥样的。”

小银匠就心里有了谱。

这女人爱美。

这女人有钱。

这女人不怕花钱。

果然,名琴给小银匠拿出挺大一块银锭,足有一斤:“这些银子,你就酌量着做吧!手工钱,好说!做好了,还有赏呢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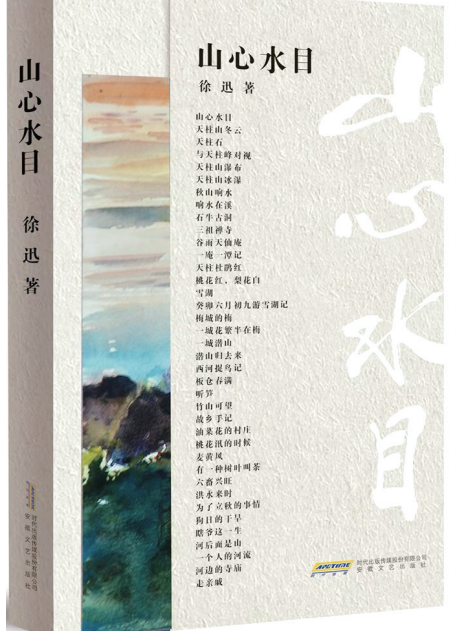
小银匠暗喜。

其实,做银器活很累很苦。

银器成型要经过30多道工序。

先要根据情况把银子捶打成薄片、银条、银丝、银销等,然后进行整压、篆刻、镌镂等工艺,制成精美的纹样,再焊接、编制成型。

小银匠使出看家的本事,给名琴做了一



《山心水目》 徐迅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

远行,始终守在这片故土。可看着小城一年日新月异,很多老街翻新了,青石板变成了水泥路,我常常生出一种身在故土,却又似熟悉的陌生的恍惚。读完这本书才幡然醒悟:我人虽未曾离开,却从未真正读懂过它。那些平日里被我熟视无睹的草木江河、旧闻旧事,原来都深埋着故土的根与情。徐老师把故乡的厚重与柔软细细拆解开来铺展在眼前,也让我这个守在家门口的潜山人,第一次觉得脚下这片土地,是个有故事、有脉搏的活物。

《山心水目》,恰似一碗皖河水湖就的浓茶。初尝,带着乡土淡淡的清苦;回味,余韵绵长,暖意漫漫心底。合上书卷,潜山不再只是地图上一个简单的地名。它是乌以风倾尽一生守护的信仰,是张恨水念念不忘的青布长衫,更是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潜山姑娘,在心底重新确立的精神坐标。原来我一直身在故乡,只是借着这一本书,我的心,才真正落土安家。

上中专

疏泽民

收到录取通知书时,我正与父母亲和哥哥在田里耘草。

通知书是大队会计从镇上捎回来的。我攥下耘耙,爬上田埂,两手在裤腿上蹭了蹭,拆开大大的信封,“合肥农机校”几个大字赫然在目。围过来的乡邻都替我高兴,说我从此跳出了龙门,再也不用在泥土里刨食、面朝黄土背朝天了。那一刻,我确乎扬眉吐气:两年前二哥考取了省城的大学,现在我考取了省城的中专,一家出了两个吃商品粮的,这在方圆几十里地还是头一回。

欢喜过后,便是筹措学杂费与路费。那是1981年夏末,家家户户手头都紧巴巴的。邻居们陆续端来鸡蛋,权作贺礼。那时的乡间能拿得出手的心意,也只有鸡蛋了。母亲将邻人送的连同自家攒下的鸡蛋全卖了,又向亲戚挪借了些,总算凑齐了学杂费和路费。

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近。母亲将家里一只盛放棉衣的木箱清空,将我的冬夏衣物和洗漱用品叠放得整整齐齐,又将一床薄棉被和一床盖被打成结实的包袱。邻居大娘婶子们照例端来一碗碗糖水蛋为我践行,仿佛我是即将出阁的闺女。新鲜的鸡蛋,沁甜的糖水,喝得我眼窝子热热的,心头又酸又暖。

开学那天凌晨,鸡叫二遍,父亲和母亲便早早起床做饭,还将提前磨好的米粉煎了几只米粑,装在干净的布袋里,让我在路上当中餐。天还没亮,大哥便挑着担子,一头挂着木箱,一头绑着棉被,踏着露水送我去孙家畈的乡村汽车站,要赶那趟由铜陵开往枞阳的班车。司机将木箱和棉被绑在车顶,我和大哥挤进逼仄的车厢。山路蜿蜒,尘土紧追车辆从窗缝扑进来,呛得人直捂鼻。约两个小时后,终于抵达枞阳县汽车站。

买了一张开往合肥的汽车票,我坐上了去省城的班车,大哥即将原路返回。出发前,大哥爬上我乘坐的客车顶棚,检查绳索,看我的行李是否绑牢。回到车厢时,大哥朝我眨眨眼,轻声说:“路上小心。”我知道大哥的暗语,是让我保管好口袋里的学杂费。我下意识地按了按裤腰,硬硬的还在,心里踏实了些。大哥把扁担和布袋子递给我,米粑的香气从布袋口溢出来,勾得人喉头一动。我忽然想起来,此时已临近中午,大哥挑担子赶一早晨路,一定早饿了。我掏出两只米粑递过去,大哥连连摆手说:“我回去吃。”边说边转身下了车。

汽车启动,透过车窗,我看见大哥站在窗外朝我挥手,眼里满是期待和不舍。车子渐行渐远,大哥的身影越缩越小,直至在我的视线里模糊成一片。

车过会宫、牛集、麒麟、孔城,转入桐城,上了206国道。那时国道还是砂石路,并不宽,遇上会车得提前减速,车开得很不快。窗外的太阳已经偏西,肚子饿得咕咕叫。我掏出母亲煎的米粑,一口口啃着。米粑已经冷硬,咬到嘴里簌簌掉渣。我用手掌接住碎屑,一边嚼一边想:大哥可坐上了返程的客车?可吃上了午饭?这样想着,那米粑便更难以下咽了。

抵达省城汽车站时,已近黄昏,在安徽农学院(后改为安徽农业大学)读大二的二哥早已提前在此等候。司机从客车顶棚上卸下木箱和棉被,二哥接过扁担,挑起担子,领着我在人流中向出站口走去。

开学那几天,各学校都安排了专车在汽车站迎接新生,二哥想早点将我送到学校,便没有等候专车,径直带我乘坐公交。上车时,担子两头的棉被、木箱被挤得荡来晃去。好不容易一头进了车门,司机不曾留意,“嗖嗤”一声关上车门,扁担被夹,二哥急得连忙大喊。正是下班高峰,车厢里乘客多,上车后木箱不时蹭着别人的腿,有人皱起了眉头。司机大约从后视镜里瞥见两个进城的乡下学生,倒也没为难,更没有拒载。我们转了几趟公交,抵达合肥西郊的这所学校。

在校门口老师的引导下,我们先去宿舍。放下行李,连脸都来不及洗,就去办理新生报到手续。领到新书和第一个月的饭菜票时,已是食堂开晚饭时间。由于没有带多余的搪瓷缸,食堂里也没有多余的碗具,二哥执意不肯路旁别人的腿,有人皱起了眉头。司机大约从后视镜里瞥见两个进城的乡下学生,倒也没为难,更没有拒载。我们转了几趟公交,抵达合肥西郊的这所学校。

寝室里摆了四张上下铺的木板床,除了我还没有人入住。晚上,我整理床铺和行李,在靠窗的一张下铺挂上蚊帐,铺上草席,去公共洗澡间冲了一个凉澡,洗罢换下的衣裳,钻进蚊帐。

躺在陌生的床板上,我的脑海里放起了电影,镜头里有父母亲弯腰耘田的背影,有乡亲们送来糖水蛋时满眼的羡慕,有大哥挑着担子时的“吱吱呀呀”,有二哥挤公交车时被夹住扁担的窘迫,也有校园里老师那一张张和蔼可亲的笑脸……一幕幕,清晰又遥远。

我知道,中学苦读的日子已然翻过,从此我将是一名中专生。新的征程,正在夜色里向我招手。

